

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（11&ZD119）】

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

何建明 主編

中國地方志
佛道教文獻匯纂

寺觀卷
(95)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匯纂·寺觀卷

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匯纂·寺觀卷
江蘇省 蘇州市

宋平江城坊考

王謩撰
排印本

宋平江城坊考卷一

海粟樓所著書之一

西南隅

馬禪寺 《吳地記》：「西竺寺，在縣西南一里六十步。唐大中八年，處州人馬厚捨宅爲馬禪寺。晉天福八年，錢氏改保壽院。祥符中，改今額。」《吳郡志》：「西竺尼院，在跨街樓後，舊保壽院。」盧熊《志》：「西竺尼院，在縣治東南，舊馬禪寺也，唐大中八年建。」案：《姑蘇志》作「郡人司馬厚捨宅」，保壽院作「寶慶院」，云尼寺爲「僧寺」。案：「司馬厚」是也。乾隆《吳縣志》亦作「司馬厚」。又案：《吳地記》載「司馬厚」爲「馬厚」，初疑爲誤。剛詳玩馬禪寺橋名義，爲「司馬禪寺」之簡稱，乃悟史遷複姓司馬，後人得稱馬遷，不僅晉重之於重耳，二名得稱一名也。於是「司馬氏」之簡稱明，馬禪寺之命名亦明矣。「馬禪」，蓋猶未明侯王諸例而變通之。

宋平江城坊考

四〇

資福院東巷未見著錄。

資福東院 案：乾隆《吳縣志》資福寺在何山西。同治《府志》資福庵在陳墓鎮。乾隆《吳縣志》地藏庵在閶門外，舊名資福庵。是古佛寺多以資福名者，此資福院當亦類是。特本圖東北隅圓通橋之資福廟，則係壇廟祠宇之與庵院合一者耳。詳「圓通橋、資福廟」考證中。

開元寺 《吳地記》：「通玄寺，吳大帝孫權吳夫人捨宅置。晉建興二年，郡東南二百六十里有滄濱，滄人夜見海上光明，照水徹天。明日，親二石神像浮水上。衆言曰：「水神也。」以三牲日祝迎之。像背身，泛流而去。時郡有信士朱鷹及東陵寺尼俗，率衆香花鐘磬入海迎之，載入郡城。像至通玄寺前，諸寺競爭。數百人牽拽不動。衆議云：「像應居此寺。」言畢，數人舁舁，像乃輕舉便登寶殿。神驗屢彰，光明七日七夜不絕。梁簡文帝製「石佛碑」曰：有迦葉佛、維衛佛，梵字，刻於像背。唐東宮長史陸柬之書碑。中宗載初九年，則天皇后遣使送珊瑚鏡一面、鉢一副，宣賜供養，兼改通玄寺爲「重雲寺」。開元五年，兼賜金魚字額，舊通玄寺移置官縣東四十里鮑郎市。其後像失一軀，後人造一軀以并之。」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：報恩寺，在古爲通玄寺。其殿曰「二尊」。建興八年，漁者於滄濱沙上獲帝青石鉢，初以爲白類，輒而用焉。俄有佛像見於外，漁者異之，知其爲二像之遺祥也。開元中，寺有金銅玄宗聖容。當天下昇平，富商大賈遠以財施，日有數千緡，至於梁柱樂楹之間，皆綴珠璣、飾金玉，蓮房藻井悉皆寶玩，光明相暉，若展象羅列也。大順二年，爲淮西賊孫儒焚毀，其地遂墟。同光三年，錢氏更造寺於吳縣西南三里半，榜曰「開元」，并其僧遷焉，即今之開元寺也。今開元寺有

瑞像閣，乃別加塑飾，其帝青石鉢猶存。《吳郡志》：「開元寺，在吳縣西南，即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。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。兵燹後，二像猶存，鉢亦爲一僧藏去得脫，今寺中世寶之。相傳漁人以貯葦茹，鉢遂破瑩。視其瑩處，色采絢爛，非玉非石，不可名狀。」《盧熊志》：「開元寺，在今縣治南，三國時孫權乳母陳氏捨第爲寺也。初名『通玄』，至唐改今額。寺有石佛二，石鉢二，晉時浮海而來。韋應物作郡時，尚游此寺，有『綠陰生畫寂』之句。後人慕之，作保陰堂。元翰林學士虞集撰記。」《寶鐵齋金石文字跋尾》：「尊勝陀羅尼經幢，末題云：『弟子司馬閻，製造於開元寺。丁巳正月二十八日。』高不過八寸，字小如豆，絕無剝泐，經幢中之精品也。向在開元寺，不知何時失去，今歸嘉禾張叔未孝廉。」《寶素齋金石書畫編年錄》：「訪吳中石佛像於開元寺，虞拜瞻觀，見佛背刻『維衛佛、迦葉佛』等字，並無年月，未經手拓。」舊志：甘泉題記，正書，後至元三年仲夏。在郡城開元寺前。《續高僧傳》：惠旻字元素，河東人，九歲出家。精勤結業，入會稽天台。數年還吳，止遁玄寺，結徒勸業，十七年不出寺門。《宋高僧傳》：湛然，荊溪人，左溪朗公之法子也。大曆中，說法於開元寺，嘗云：「一念無相謂之空，無法不備謂之假，不一不異謂之中。在凡爲三因，在聖爲三德。」始天寶，終建中，以自證之心，說未聞之法。著述甚富，行於世。僧元浩從受業，遂入其室。《紅蘭伏乘》：藏經閣，在城南開元寺，「以磚石果成，不用梁柱，俗呼無量殿。分三門，曰阿修羅，曰毗奈耶，曰瞿毗曇。其閣並無經焉」。案：三門之梵文，爲經、律、論三字，《大藏》之綱要也。今閣中有明石刻，韋藻書《梵網（四）經》。

瑞光寺寺西有塔。

《吳地記》：「瑞光寺，在縣西南四里，開寶九年置，舊名普濟院。」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：「瑞光禪院，在盤門內。故傳錢氏建之，以奉廣陵王祠廟。今有廣陵像及平生袍笏之類在焉。嘉祐中，轉運使李公復主請本禪師侍持。吳民競致力營葺，棟宇完新。相國富公有書頌，刻石院中。」

《吳郡志》：「瑞光禪院，在吳縣西南，舊普濟院。宣政間，朱勗建浮屠十三級。靖康焚燬。淳熙十三年，寺僧重葺，稍復舊觀。盧熊《志》：「瑞光寺，在今縣西南，舊名普濟院。宋宣政間，朱勗建浮圖十三級，五色光見，經夕不散，故號「瑞光」。靖康焚燬。淳熙十三年，寺僧重葺，稍復舊觀。」《姑蘇志》：「吳赤烏間，僧性康建，名普濟院。宋宣和間，五色光現，詔賜今額，併賜塔名「天甯萬壽寶塔」。靖康兵燬。淳熙間重建，併復塔七級。元季復燬。洪武中，僧曇芳重修，僧大祐記。寺有四瑞堂。以普光、法

雷，合歡竹，白藕池名，釋弘道著。《吳郡金石圖》：「吳郡梅隱庵記」，紹定三年十二月，范元衡撰，趙琳書，正書，方萬里題。蓋在盤門內瑞光寺大殿壁間。錢氏《跋尾》載之。《寶鐵齋金石文字跋尾》云：「瑞光塔題字，在塔中，正書，四行。文云：『吳縣太平鄉木瀆鎮廟橋西街南面北居□女□□顧氏五二娘，捨軀柱一□追助先考顧十七郎，妣張氏六娘，亡夫趙□郎衆魂超升。』案：瑞光塔修於朱勳，其爲宋物無疑。」宣統《吳縣志稿》：「瑞光寺石造像題字，大中祥符五年。見訪冊。」「禮賢祠，祀明（四七）章莊愍公澄。初創建於支硎山麓，其後建於閭邱坊巷。清道光二年，移建於瑞光寺前妙環街。」丹徒江君世榮近著一書，曰《中國之塔》，考初平四年竺融建於徐州牧陶謙境內之塔爲第一次，而第二次則爲孫權赤烏中所建之諸塔，我吳晉濟禪院即瑞光寺，其一也。餘若建業建初寺阿育王塔、上海龍華塔、高淳保聖寺塔均是，特今存者非原來之舊耳。附識於此，以光我考證，且擴而大之，以蔚爲國光也。考竺融建塔事，一見於《陶謙傳》，初平四年曹操擊謙事後，其文曰：「初，同郡人竺融，聚衆數百，往依於謙。謙使督廣陵、下邳、彭城運糧，遂斷三郡委輸，大起浮屠寺。上累金盤，下爲重樓，又堂閣周圍，可容三千許人，作黃金塗像，衣以錦綵。每浴佛，輒多設飲飯，布席於路，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。」又見於《劉繇傳》，惟文作「垂銅槃九重，下爲重樓閣道」云耳，亦云竺融丹陽人。案：最近丹徒煙墩山出土器有矢簋，頗疑竺、宣同義同音，而「矢」字則其古文，吳越以奄人歸，安置毗陵奄城，並爲貴人家，已見《毗陵志》。近年亦有陶器出土，而矢人南來，亦與奄人事同，不見於《吳越春秋》、《越絕書》諸書，而矢人爲尤。蓋奄人被俘事，尚有《越絕》「蒲姓大冢」一條可以想像得之也。吳霸中原，必有殊蹟，累係子弟毀宗廟、遷重器之事，必不一而足，非但矢人已也。拭目而俟之矣。

宋平江城坊考卷二

西北隅

永定寺未見著錄。

永定寺 《吳地記》：「永定寺，梁天監三年蘇州刺史吳郡顧彥先捨宅置，陸鴻漸書額。」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：「韋蘇州罷郡，寓居『永定』，殆此寺耶？舊在長洲界，後於永定鄉安仁里。」《吳郡志》：「永定寺，在吳縣西南，前梁所置。」《虛熊志》：「永定寺，在今縣治東，建於前梁。唐刺史韋應物嘗題詠之於此。」韋應物《游永定寺北池僧舍》：「密竹行已遠，子規啼更深。綠池芳草氣，閒齋春樹陰。晴蝶飄蘭徑，游蜂逸花心。不遇君攜手，遂復此幽尋。」《姑蘇志》：「韋應物，洛陽人。貞元初，自左司郎中爲蘇州，年五十餘。在郡與秦系、邱丹、顧況、釋皎然相酬唱。罷官後，寓居永定精舍。」《姑蘇志》：中爲蘇州，年五十餘。在郡與秦系、邱丹、顧況、釋皎然相酬唱。罷官後，寓居永定精舍。《姑蘇志》：

永定講寺，在吳縣東南。唐乾符間賜今額。韋應物罷郡，寓寺中，故多賦詠。初，寺在闕門北。景福五年，始遷於此。天福中，更名「普慈」。元僧聲九舉作海印堂，又取韋應物詩語，作開齋。元末燬。洪武中重建。同治《志》：「永定寺，一名普慈天台教寺。」其文係引吳郡、姑蘇兩《志》。《宋高僧傳》：「齊翰字等至，吳興沈氏子。天寶八載，配名永定寺。十載，躋五分壇，納形具戒，移名開元。大歷中，轉隸武丘。皆從兩州道俗所請也。翰道性淵默，外則澹然，而精敏罕儔。蘇湖戒壇，每當請首。大歷十年，入「流水」念佛道場。是夜，四方念中頓現，蓋純誠之所感也。門人如隱戒壇、宣兒等，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友。」案：釋清晝《皎然集》八有《齊翰塔銘》。《陶齋藏石記》：「宋開禧二年，胡六八將仕井闕題記：「恭入普慈教寺十六觀堂常住，堂開井一口。」案《姑蘇志》：官署門。吳縣：「至正末，張氏遷於永定寺後十六觀堂舊基。」則十六觀堂當在永定寺中。《釋典提要》：「《觀無量壽經》說十六觀，故曰《十六觀經》。」十六觀者，往生西方極樂之門戶，故云十六觀門。又真言準於顯教九次第定之順逆觀，就無盡法界與無餘衆生界，立十六觀門。無盡法界有八門：以一切心爲一心，順觀；以一心爲一切心，逆觀。以一心爲一心，三門。以一切心爲一切心，四門。以一切門爲一門，五門。以一門爲一切門，六門。以一門爲一門，七門。以一切門爲一切門，八門。其中心以所入之體而名，門以能入之教而名。無餘衆生界有八門，如上。無盡法界爲一法界門，而觀諸佛法界。無餘衆生界爲多法界，而觀九界差別之迷境。出《大日經疏》三。《法華密鈔》四。

雍熙寺 今郡廟址。《吳地記》：「雍熙寺，在縣北十步，梁天監二年置。舊名流水、法水等寺，後於雍熙中失火燒燬，遂改今名。」流水寺，吳郡陸襄捨宅置。三殿三樓，高僧清聞建。吳郡縣令田業伯榮

書額。」盧熊《志》：「雍熙寺，在今縣治東北，舊名法水寺。舊有方塔，今廢。」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：「雍熙寺，在吳縣北，故傳郡人陸氏捨宅以置，號曰「流水」。舊有三殿三樓，高僧清閑所建也。雍熙中，改今額。寺之子院三：曰華嚴，曰普賢，曰泗洲，皆爲講教之所。」《吳郡志》：「雍熙寺，舊法水寺。有方塔，燬於兵燹，至今未能復。」《姑蘇志》：「雍熙寺，在城武狀元坊內。本周瑜故宅。梁烏陸襄太守宅，天監二年捨以爲寺。僧清閑開山，名法水寺。唐僧壁法重建。宋始改今額。元燬。洪武初，以其地爲城隍廟，僧廣宣乃即城隍廟左重建。」洪武歸併寺觀，隸吳縣八都黃董實壽教寺。《宋僧傳》：「龜公披緇掛錫於蘇之楞伽山，時白居易守郡，欽其談道，堅請出主流水寺。大和三年化去，年九十。」《景德傳燈錄》：「圓智禪師紹宗，姑蘇人也。性樸野，少依本郡流水寺。出家受具，密契真要。江南李國主建寺，居之。又入山詣謁，甚加禮重。」《吳郡志》：「王摩詰畫壁碑，唐陳傑書，在雍熙寺。」見《吳門補乘》引。劉鳳《吳釋傳》：「慧璧，姓弘，蘇人。七歲出家，依法水寺。嚴師明教，隨順修奉。冠肇已後，周游訪道，門人四遠咸來。常坐不卧者，四十餘年。老無久力，時撫鸞几。貞觀末，年七十餘，稱揚者但云：「不可思議，大德也。」」

普賢院 疑即今寺基。《廣志》：「學道書院，宋咸淳五年知府趙順孫營度武狀元坊北，即〔普〕普賢子院故址，未成去。」

能仁寺次密院 寶幢院 福昌院 普賢院 四通院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：「承天寺，在長洲縣西北二里。故傳是梁時

陸僧瓊故宅，因親祥雲重重所覆，請捨宅爲重雲寺。中誤書「重玄」，遂名之。韋蘇州《登寺閣詩》云：「時暇陟雲梯，晨霽澄景光。始見吳都大，十里鬱蒼蒼。山川表明麗，湖海吞大荒。」即此寺也。錢氏

時，又如繡葦殿閣崇麗，前列怪石。寺中有別院五：曰永安、曰淨土、禪院也，曰寶幢、曰龍華、曰圓通教院也。所謂寶幢者，舊曰：「藥師院昔有錢唐僧道贊者，作紫檀香百寶幢，覆以殿宇，翰林晁承旨與當時諸公凡二十三人，爲之贊」云。又有聖姑廟，蓋梁時陸氏之女，吳人於此祈有子，頗驗。」《吳地記》：「重玄寺，梁衛尉卿陸僧瓊，天監二年，旦暮見住宅有瑞雲重重覆之，遂奏請捨宅爲重雲寺，臺省誤寫爲「重玄」，賜額「大梁廣德重玄寺」。」《吳郡志》：「能仁禪寺，在長洲縣西北二里，即梁重元寺，入國朝爲承天寺。庭列怪石，俗「二」傳錢王立，前有「二」土山，中有銅無量壽佛像，高丈餘。宣和中，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、聖、皇、王等八字，改今額。」孫觀有《能仁寺重鑄鐘銘》。盧熊《志》：「能仁禪寺，在今縣治東北。梁時衛尉卿陸公僧瓊捨宅以建也。初名重玄寺，至宋初改爲承天，宣和中又改爲能仁寺。俗傳有「二」異石於庭前，因稱之爲雙峨。前有「二」土山，中有銅無量壽佛，高丈餘。後至順間，寺燬於火。至正間，寺復一新之。詳見太史黃縉記。寺內有福昌、寶幢、圓通三小寺。」《姑蘇志》：「承天能仁禪寺，在府治北甘節坊。」元並存故額，稱承天能仁，今因之。又名雙峨寺，以寺前有「二」土阜也。或云舊有「二」異石，故名。寺有無量壽佛銅像及盤濟大聖祠，靈祐「二」廟，萬佛閣。寺屢燬，至元間僧悅南楚重建。黃縉、鄭元祐記。至元末，張士誠據以爲宮，尋復爲寺，僧綱司在焉。宣德十年，尚書周忱建賜經閣，尋燬。」案：五子院名，《圖經續記》著錄與此微有不同。同治《志》：「福昌即舊永安，《圖經續記》：「永安禪院，在承天垣中，舊號彌勒院。太宗朝以藏經鑲版本，有餘杭道原禪師者，詣闕借版印造。景德中「三」，又以太宗御製四表及新譯經一十四表並賜之。道原歸藏於此院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又編修《景德傳燈錄》以進，勅賜今額。每歲度一僧。」《姑蘇志》：「福昌寺，在寺內，本寺之子院，舊名永安。宋寶元間，僧道昇建，舊有正偏知閣，高宗書扁，圓通寺，在寺內，亦子院也。宋

元豐二年，僧淨梵建。案：水陸疑即淨土，龍華疑即普賢。而黃縉《記》則云：「析其地爲寶幢、永安、龍華、廣福四院。久之復歸於一。尋又別立圓通禪院於其後，而分立寶幢、永安兩教院於其前。」五子院之原流，可考見者如此。宣統《吳縣志稿》引《吳郡圖經續記》：「寂照，日本僧，景德中朝京師，上召賜紫衣，寂照願留吳門，遂居承天寺普門禪院。」案：普門禪院在報恩寺旁，即見《吳郡圖經續記》。而承天寺子院，則《圖經續記》僅言「寺中有別院五，曰永安、曰淨土禪院也，曰寶幢、曰龍華、曰圓通教院也。所謂寶幢者，舊曰藥師院」。是宣統《吳縣志稿》似微誤。盧《志》：「南齊張融宅，陸慧曉宅，並在承天寺。其間有池，上有二柳。廬江何點曰：『池便是醴泉，木便是交讓。』沛國劉璉至吳，謂人曰：『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，其間有水，此水必有異味。』命駕往酌，飲之，曰：『鄙吝之萌盡矣。』」《姑蘇志》：「衛尉卿陸僧瓚宅，即承天寺基。」乾隆《吳縣志》：「仲殊，字師利，承天寺僧。初爲士人，預鄉薦，妻以藥毒之，遂爲僧。時食蜜以解藥毒，蘇軾與交善，號曰『蜜殊』。工詩詞，著有《寶月集》。」《譜三命》，承天寺僧。好食活鷄。精陰陽術，多驗。人欲其卜葬，則以數十活鷄隨之，聞其聲咿然，食之愈喜。後焚，有五色舍利，自舌本湧出。」《夢窗詞甲稿》有《浣溪沙·觀吳人歲旦游承天》，朱氏祖謀《小箋》、夏氏承燾《後箋》均考爲即指能仁禪寺而言。《風雨樓金石書畫留真譜》：「能仁寺比丘正鶯捨瓦題記，文曰：『能仁寺比丘正鶯，仿銅雀刺瓦五萬片，捨入法忍寺，願先妣童氏十九娘超生佛界。大同元年四月，陸墓甘郎造。』」案：瓦今藏松江張堰汪氏。法忍寺，未詳所在。承天寺十六羅漢造像，祥符中立。見《吳郡圖經續記》。《紅蘭佚乘》：「福昌院者，承天寺北院也。承天屢燬，而福昌獨完。宏治六年秋，楊君《三》謙與客過院，賦詩一章。繼和者，有沈啓南、祝希哲，二詩俱留院中，久之失去。嘉靖中，有僧松隱者，求黃志淳補錄三詩，而陸叔平寫圖，共爲卷《四》。」

宋平江城坊考

七八

今案：君謙名頴吉，志淳名姬水，啓南名周，希哲名允明，叔平名治。《紅蘭佚乘》：「承天寺後海島里，淮漲後宮址也。嘉靖時，里人掘得三丈餘，而尚未及泉，工人請易地開井，並曰下有街道。又一室開井不得泉，下觀之，有屋三椽，古甕尚存，鐵器釜鬻之類悉化泥，獨銅鎗錯杓猶存其半，而柄已爛，得大泉二枚，金甲片一枚，大珠一枚。可知宋元時地形低如此，無怪此時吳中有水患也。」

崇真宮 《吳郡志》：「崇真宮，在能仁寺西。宣和中，爲神霄宮。燬於兵。門有青石橋，扶闌雕刻之工，細如絲髮，爲吳中橋闌之最。」《姑蘇志》：「崇真宮，在承天寺西，宋政和八年，道士項舉之開山。初，郡人黃悟微捨宅創建，賜額「崇真聖壽宮」。宣和中，改神霄宮。建炎間再改崇真廣福宮，有宋宸翰二碑。」舊志：徽宗賜劉既濟手詔，賜道士項舉之宸翰。紹興二十四年，重刻在崇真宮。《吳郡金石目》：「徽宗時賜劉既濟手詔石刻，紹興甲戌重刻，行書，在崇真宮。又賜道士項舉之宸翰，刻前碑之陰，亦行書。」

朱明寺 《吳地記》：「晉隆安二年，郡人朱明，孝義立身而家大富，與弟同居。聽其妻言樹壞宅，欲棄其兄異居。明知弟意，乃以金帛餘數盡給與弟，唯留空宅。忽一夕，狂風驟雨，悉吹財帛還歸明宅。弟與妻羞見鄉里，自盡。明乃捨宅爲寺，號朱明寺。」《吳郡志》作朱明尼寺。盧熊《志》：「朱明尼寺，在今縣治東南。」《吳地記》：「何準宅，在縣西二里，捨爲般若臺。東北有般若橋，俗云朱明寺橋。」《吳郡志》：「蔡經宅，在朱明寺西。」又《仙事門》引《吳地記》云：「今吳縣有蔡仙鄉。」康熙《志》：「宅在橫塘，今稱其地爲仙人塘。」《吳郡金石目》：須菩提像碑，碑陰五百羅漢像刻石，紹興戊辰王辭作，行書。妙應跋，正書。在朱明寺。案：龍興寺僧妙應事蹟，見《吳中舊事》。

景德寺前未見著錄。

馮《志》：武功伯徐有貞宅，在吳縣治北。有貞自謫所歸，號天全翁，建堂曰「天全」。

彭時記：後爲外孫祝允明所居，有懷星堂。宣統《吳縣志稿》案：「在日華里。」今案：即景德寺前。

彭時，乾隆《府志》作「梁時」。

景德寺 《吳地記》：「景德寺，在縣西北一里三十步。晉咸和二年，獻穆公王珣弟珣捨宅建。」《吳

郡志》：「景德寺，在黃牛坊橋東。寺有廢塔，未復。」盧《志》：「景德寺，在今縣治北，黃牛坊橋之

東。」《姑蘇志》：「景德寺，東晉隆安中僧法雲建，本王珣故宅。元楊載、本朝姚廣孝俱有記。」

又：「王珣宅，在日華里，今景德寺也。其別墅在虎丘。」

澄虛觀 《吳郡志》：「澄虛觀，在水定寺西。」盧《志》：唐曹珪使君之宅。宋開禧初重建。

龍興寺 《吳地記》：「則天皇后置，御書額八方。開元五年再興此寺，刺史張廷珪模勒御書於碑。」

《吳郡志》：「龍興寺，在吳縣西南，梁所置。紹興間，於官倉瓦礫中，得房琯所作寺碑，韋夏卿再立者。」盧《志》：「龍興寺，在今縣治之西，建於梁。唐房琯撰寺碑，韋夏卿再立。」《姑蘇志》：「在吳

縣治西，房琯所撰碑。」與《吳地記》、《吳郡志》所云不同。房琯《龍興寺碑序》略云：此龍興寺，則孝和之天下諸州，各建同號，所以慶王業也。雖棟宇已立〔三〕，而裝持未殷。開元十七年，天火下焚，僅獲半存。州將皇三從叔無言，以家率先，施錢數萬。合境僧尼等，道會一體，物通十方，同力奉事，佛塔。標吳中之巨麗，實天下之景福。《寶刻叢編》：「重建龍興寺碑，房琯撰序，蔡明潛銘，徐延〔三〕古分書，貞元十四年重立。」《吳郡金石目》：「龍興寺唐斷經幢，止存下截，尺五、六寸，八面，面寬四、五寸，正書，字徑五分。在郡城內財帛司廟北間壁龍興寺內。志乘失載。考《郡志》，寺在吳縣西南，梁朝置，紹興中得房琯碑。今寺規模甚隘，已非舊址，碑亦訪之不得，文載《志》中，尚可考耳。」《橫山志略》：「妙應，俗姓童，居感慈鄣中，工於刻石。淳熙中，寓龍興寺，嘗摹廬山王瀚須菩提像於寺中，其陰作天台五百尊菩薩，筆法奇異。又於虎丘作石觀音像，尤奇。」《紅蘭佚乘》：「萬曆間，辛輔申公謝政林居，第旁別業曰適園，故唐武后龍興寺基，有老銀杏數十章，皆千年故物。初，公未有其地，樹屬民間。會新安賈人持八金計估其樹，約翌日伐取。公之家人張承恩，夢黃衣老人謂曰：『明日有大厄，賴爾主相公福蔭，以保天年，當效冥報於君。』張夢中諾之，拜謝而去。明早見匠將伐樹，問其價曰：八金，即出八金交還，曰：『近吾府中不忍見其廢。』弗果伐。是秋，得銀杏八石，便發八金。此事聞之余〔三〕山人安期。見《繪圖》。」